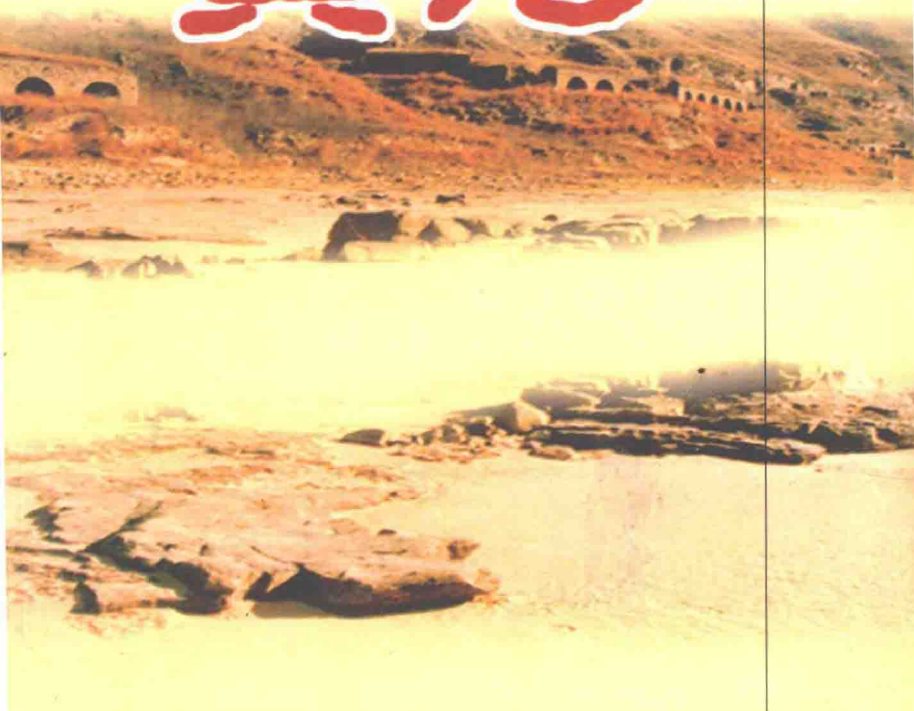


郭丕汉 著

故乡的 黄河



北京文艺出版社

郭丕汉 □ 著

故乡的 黄河

北京文艺出版社

社 长：马森彪

总 编 辑：马森彪

责任编辑：华 敏

故乡的黄河

郭丕汉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经委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5 字数：234千字

1998年11月第1版 1998年11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

ISBN 7-5378-1876-2

I·1822 定价：18.00元



作者简介

郭丕汉，笔名山水，山西临县人，1940年出生，专科学历，副研究馆员。1961年参加工作，先后任小学教师，县文化馆干事、馆长，文化局副局长，文联主席等职。从事专业文艺工作35年，重点研究本地区民间文艺，同时进行文学创作。先后在各级各类报刊上发表散文、诗歌、剧本、曲艺、报告文学、民间文学等作品100余件，计百余万字。著有《临县伞头秧歌》、《伞头秧歌精选》，主编《临县民间歌谣集成》等。现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山西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山西省戏剧家协会会员，山西省音乐家协会会员，山西省曲艺家协会会员。



序

韩玉峰

郭丕汉同志，山西临县人氏，被誉为“西山才子”、“吕梁名人”。近读他的一部散文集《故乡的黄河》，倒也觉得名实相副。郭丕汉，生于斯，长于斯，成名于斯，一辈子没有离开过他的故乡——临县，他最大的官职是当过临县文联主席，正科级。郭丕汉，写过小说写过诗，搞过曲艺编过剧，还拉过胡胡唱过戏。他在县文化馆工作过，吹拉弹唱，打球照相，书写绘画，编造文章，简直是无所不能，无所不会。丕汉称自己是“杂家”。通观全人，见其所长，我倒觉得郭丕汉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卓有成就的民间文艺家。

《故乡的黄河》是郭丕汉最近编好的一部散文集，共收散文和报告文学 46 篇，其中大部分是他对临县民间艺术和民情风俗的描绘，对临县民间艺人的介绍，以及他在民间文艺方面的研究成果。在这些作品里渗透了他对临县这方水土这方人的感情，表现了他对临县民间艺术的热爱。

临县，我省大县。我曾在这里下乡半年，此后，也曾多次到临县采风参观，看临县的伞头秧歌，听临县的道情小戏，喝临县的浑酒，

吃临县的“钱钱饭”。几下临县，耳闻目睹，我也觉得临县确实是贫困，但它民风淳朴，在历史上对革命做出过重大的贡献；临县确实是封闭，但它民间艺术丰富，在文化上保留了许多原汁原味的东西。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临县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在民风、民俗、民间艺术方面仍然保持着临县自己独有的特色。这也是吕梁山区的特色，是使我多少年来萦萦于怀、无法忘记的特色。

我向往着再到临县，重睹新姿，寻找我的记忆，慰藉我的情怀。现在，读了郭丕汉的《故乡的黄河》，仿佛穿越时空，重游临县，内心觉得是那样的满足和惬意。

三

郭丕汉家住临县丛罗峪镇郭家塔村，背靠苍苍大山，面对滔滔大河。他说：“我的故乡坐落在黄河岸上，黄河从我家门前流过。坐在炕头上，开开门就能看见黄河上涌动的波浪和上下漂流的船只。”（《故乡的黄河》）

郭丕汉曾陪我到过临县碛口，那黄河岸边、推窗见河的人家就像他所描绘的那样。我在临县见到的黄河，只是缓缓地流淌，还没有见过黄河咆哮怒吼的场面。从小在黄河里打水仗的郭丕汉想必多见过这一切。他所写的黄河发洪水、农民们捞河柴的情景十分逼真生动：“洪水下来时，并不像小沟里的山洪那样迅猛。先是瘦瘦的河身渐渐膨胀起来，像圆滚滚的一条黄龙。河面上没有了波浪，也听不到涛声，如暴怒之前的沉默。随即迅速向两岸扩展，一会便塞满了整个河床，茫茫一片黄色世界。流速急剧加快，掀起千重巨浪，翻滚着，奔腾着，咆哮着，汹涌澎湃，浩浩荡荡，一泻千里，气势无比地壮阔。激流中涌动着一层密密匝匝的河柴，黑压压一条长带，酷似那黄龙的脊梁……”（《故乡的黄河》）如果不是在黄河边上长大，

怎能有如此深切的感受。

郭丕汉不仅爱故乡的黄河,也爱故乡的山、故乡的树,以及历史留给临县的许多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他的这种爱,不仅限于临县,而且遍及吕梁。在他的集子里,我们同作者一道去临县城西的正觉寺感受《古柏沧桑》;到中阳县观赏《宁乡石牌楼》,游览柏洼山,在“介石山房”听讲傅山的故事(《柏洼山纪行》);到方山县《再上北武当》……我们可以读到郭丕汉撰写的碛口《维修黑龙庙碑记》、《重修五龙圣母庙碑记》、《魁星楼维修碑记》、《临佳黄河大桥碑记》等。在这些古朴简炼的文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历史长河中积累的家乡文化的热爱,对改革开放以来家乡变化的欣喜。郭丕汉是一位有情有义的血性汉子。

四

郭丕汉热爱故乡的山山水水,也热爱故乡的人物。临县从古到今出现过不少大人物,但在郭丕汉的集子中找不到这些人物。他笔下的人物都是生活在最基层的文化干部、民间艺人,甚至是乞丐歌手。

《才子赵中元》说的是清乾隆年间中过进士,但终生为民的临县人氏赵中元。作者一连讲了赵中元的九个故事,表现他靠的一盏“圣旨灯笼”,庇护百姓,捉弄贪官、奸商的传奇经历。清雍正年间临县出现的怪人——二丑子,也是一位聪明机智、诙谐幽默,同财主婆、官府衙役之类欺压百姓的人斗智斗勇的阿凡提式的人物(《二丑子的故事》)。清末民初的高清亮,则是一位会经营、懂管理、知冷暖、疼艺人,实行“财产入股,艺术定份(按艺术水平确定股份)”,临县最早的股份合作制性质的剧团的领戏班主(《高清亮其人其事》)。所有这些人物的笔下得到生动的描绘。

集子中最动感情的人物描写，恐怕还是与作者有过交往的当代民间艺人。

《山石——杜云峰》写了一位被誉为伞头大王、终生从事民间艺术的文化干部。杜云峰多才多艺，人称“百家子弟”。他说自己是：上过专科学过艺/当过裁缝种过地/能写文章会编戏/只是不会当书记。”杜云峰从15岁起当伞头唱秧歌，一直唱了40年，到55岁去世。他编唱过的秧歌数以万计，现在社会上广为传唱的不下二三百首。

伞头是一支秧歌队的头领。他要指挥秧歌队的行动，代表秧歌队同外界交往，而这一切全靠唱秧歌来表达。特别是秧歌队走街串巷，入院进场，路过机关、商店、工厂、住户，只要人家一声炮响，伞头就得快速编好唱出，而且内容要新鲜，针对性要强。伞头右手执花伞，左手摇响环，或触景生情，或有感而发，或拜年致意，或互问互答，必须是见啥唱啥，随编随唱。杜云峰就有这样的本领。他编唱秧歌的体会是：立意要新，构思要奇，语言要巧，结尾要妙，既不照搬别人，也不重复自己。所以，他唱的秧歌屡屡得到满堂喝彩。

杜云峰不仅伞头当得好，秧歌唱得好，而且戏也写得好，是吕梁地区的一位著名剧作家。他写了大大小小50多个剧本，其中就有我在离石看过的描写贺龙元帅的晋剧《红枣赋》。杜云峰在他的《山石剧作选》的《自序》中说：“写了三十年戏，手稿垒起来，比我一米七十八公分的个子还高。用一个字总结：苦。用两个字概括：辛苦。如果字多一些——自讨苦吃。”通过郭丕汉的文章，我认识了杜云峰。在基层，我们有多少像杜云峰这样的一生为剧团写戏、为群众唱秧歌的人。他们一无名，二无利，只是在一个“苦”字中泡大，默默耕耘，无私奉献，使自己成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基石。

郭丕汉在《非凡的许凡》一文中介绍了一位乞丐歌手、流浪艺

人、行吟诗人。许凡确实不凡。他在1926年生，从小酷爱伞头秧歌。作者说许凡是：“沦为乞丐，更是无忧无虑，无拘无束，想啥唱啥，见啥唱啥，走到哪里唱到哪里，一路乞讨一路歌。凡是许凡经过的地方，身后总留下一串秧歌。”许凡唱的秧歌都是他自己编的。他一生究竟编了多少秧歌，谁也说不清。郭丕汉认为：“假如把这些秧歌串起来，简直可以说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特别是贫困山区历史发展变化的一面镜子。”许凡活到改革开放以后，1995年去世。我很喜欢他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首秧歌：“自古道人勤地不懒/大丰收全靠包了产/大屯子圪堆小屯子满/责任田变成了刮金板。”这不是一首既有形象又含理念的很好的农民诗吗？

五

民俗，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历史悠久，相沿成习，且极为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是各个地方自然条件、社会环境、群众文化心态、道德观念和价值尺度的体现。所以，十里不同风，万里不同俗，各地的民俗是那样地五彩缤纷。

临县民俗，大体上相同于晋西北一带，但有自己鲜明的特色。郭丕汉在《临县民俗琐记》、《婚俗杂谈》等文章中详细地介绍了当地民俗，如数家珍，娓娓道来，煞是好看。郭丕汉在文章中介绍了临县的社会民俗，包括家庭村落、岁时节日、人生礼仪、婚丧嫁娶；介绍了临县的物质民俗，包括饮食、服饰、居住；介绍了临县的精神民俗，包括宗教信仰、民间禁忌——作者仿佛是一位导游，带着读者深入到临县的村村户户、家庭院落，参加农民们的婚丧大事，感受他们的喜悦悲伤，在绚丽多彩的民俗中，了解黄河岸边代代相传、生生不已的民族的凝聚力之所在。

六

民间艺术,是郭丕汉集子中所论述的最重要的部分。他在《山西情歌浅析》中,把临县的山曲子同陕北的信天游、内蒙古的爬山调放到一起分析研究,从中寻找民歌共同的结构特点和美学特征。他研究吕梁地区的民间艺术,撰文《山花红烂漫》,讲吕梁地区各县市的民间文学、民间歌舞、民间音乐、民间戏曲和民间工艺美术。柳林街头的“摆盘子”、“挂花灯”、“垒旺火”、“转九曲”、“听弹唱”,让作者如醉如痴。中阳县庞家会村的剪纸——门花、窗花、炕围花、墙壁花、屋顶花,以及绣花与剪纸的结合——枕头、衣服、鞋垫上的花……令作者叹为观止。

作者介绍临县的道情,写有《晋西山涧一朵花》。作者介绍临县的伞头秧歌,除去他过去写的《临县伞头秧歌》和《伞头秧歌精选》两部专著外,在这个集子里还收有《伞头秧歌源流探索》、《伞头秧歌唱词简论》、《伞头秧歌兴衰漫谈》、《新年话秧歌》等,讲伞头秧歌的起源,谈伞头秧歌的表演,论伞头秧歌的发展。伞头秧歌对郭丕汉来说,真是割不断的情思,了不尽的情缘。这也难怪,郭丕汉十三岁就当伞头,唱秧歌。四十年来,他广泛搜集,广交歌手,著书撰文,成为研究临县伞头秧歌的专家。伞头秧歌是郭丕汉独有的临县情结。

七

郭丕汉的纯散文写得也不错,集子中写得最好的当推《奶妈》和《在大班车上》。丕汉写他找奶妈时,奶妈已经36岁,前后生过十个孩子,可是相继夭折,一个也没有存下,于是就把丕汉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看待。作者通过许多动人的细节,塑造了一位典型的勤

劳善良的农村妇女形象。奶妈过世整整三十年后，丕汉想起她来还觉得无限惆怅和伤感：“清明节为何总会有雨，或多或少，如人的眼泪！我站在荒寂的坟地里，雨水和泪水交融在一起，流过嘴角时又苦又涩。一阵清风吹过，远处传来几声女人的哀哭，心中更觉凄然。我不知道人生是否真有来世，假如有的话，奶妈来世的命运还是苦的吗？”

《在大班车上》写尽了作者生活中的无奈和苦涩：“社会是确实的进步了，各式各样的小汽车多得惊人。如今在县级机关的科级干部中，到地区或上省城开会办事，我大约是惟一坐大班车的角色了。偶尔也搭了朋友的顺风车，到底方便舒适。可是这机会难得，往往是用时不到，到时不用。不太熟悉的官们，我又不肯低三下四地看别人的脸色，还想表现一点清高。于是急紧了就只好去挤大班车。挤就挤吧，谁让你是个文联主席，一没权，二没钱，你不挤谁挤？这么一想，也就挤得心甘情愿，挤得服服帖帖。可没想到那大班车上的倒霉事，偏偏全让我给碰上了。”作者接连讲了几件令人哭笑不得的尴尬事：一次路遇车匪，途中被劫；一次路上翻车，死里逃生；一次被绑架上车，关了禁闭。这最后一件事讲的是，作者要从临县乘车到地区，大班车争夺乘客，见人就强拉硬拽，作者亦未能幸免。大班车为了多拉一些人，从城南转到城北，再从城北转到城南，没完没了地转圈子，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一直转了五六圈，结果是从临县到离石六七十公里的路程，整整折磨了四个半小时。

八

丕汉虽是文人，但一如吕梁汉子那样为人实在。勤勤恳恳，朴朴实实，在朴实中不时流露出他特有的诙谐幽默、聪明才智。文如其人。郭丕汉的散文写得也是那样地朴实无华，不事雕琢。感情是

浓烈的，但不矫情，不作无病呻吟状。语言是纯净的，但不是白开水，在朴实流畅的文章中饱含着耐人寻味的蕴藏。“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似可概括郭丕汉散文的风格。

郭丕汉是吃奶妈的奶长大的。奶妈是一位似吕梁山般胸怀广阔，只知付出不思回报的伟大母亲。郭丕汉也是吮吸吕梁山民间艺术的乳汁取得成就的。伞头秧歌、临县道情、山曲小戏……一代代的民间艺人、一首首的民间歌曲、一幕幕的民间戏文、一篇篇的民间故事，给了他多少营养。“人民需要艺术，艺术需要人民。”郭丕汉就是从人民的生活、人民的艺术中吸取营养走向成功的。在这里我想起毛泽东同志 56 年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过的一段话：“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用此话概括郭丕汉所走过的道路、所取得的成就，似觉十分贴切。

1998.10.15

社 长：马森彪

总 编 辑：

责任编辑：华 敏

封面设计：任丽凤

目 录

序	韩玉峰
---------	-----

散 文

我的艺术生涯	1
故乡的黄河	8
柏洼山纪行	13
再上北武当	16
宁乡石牌楼	20
古柏沧桑	23
下柳林 看盘子	26
唢呐声中的悲与喜	29
婚俗杂谈	31
伞头秧歌兴衰漫谈	34

道情剧种的希望	38
新年话秧歌	41
歌手与乞丐	43
城里人的面子	45
在大班车上	48
故乡的路(一)	53
故乡的路(二)	55
奇犬——苍头	58
奶妈	61
才子赵中元	68
山石——杜云峰	77
悼杜云峰君	86
非凡的许凡	89
二丑子的故事	100
高亮其人其事	107
《民间酒令及游戏》序	111
《黄土风》发刊词	113
临佳黄河公路大桥碑记	115
奎星楼维修碑记	117
维修黑龙庙碑记	119
重修五龙圣母庙碑记	121
清明祭祖文	123

杂 论

山西情歌浅析	125
--------------	-----

山花红烂漫——吕梁民间艺术观赏.....	150
晋西山涧一朵花——临县道情介绍.....	167
从民歌《秋香哭婆婆》谈起——兼论民歌的口头性与人民性	177
伞头秧歌源流探索.....	189
伞头秧歌唱词简论.....	198
临县民俗琐记.....	207

报告文学

老站长.....	224
默默地奉献.....	232
路在他的脚下.....	242
山里人的活财神.....	262
一位农民企业家的足迹.....	275
心愿.....	287
山路弯弯总向前.....	299

后记.....	321
---------	-----

我的艺术生涯

贸然撞入人间，一晃就是半个多世纪。在艺术的道路上，虽说坑坑洼洼，走得艰难，却也总算过来了。好在并不曾有过大的闪失，也算是万幸。

许是命运的安排，使我与文学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活了五十几岁，写了三十多年。写过的手稿少说也有一小四轮吧，只是写的不少，有价值的不多。见诸各种报刊书籍上的东西也就百八十万字吧。写来写去，外行人称我为作家、文学家、艺术家、西山才子、吕梁名人……我听得脸上发烧，心里发虚，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同行人说我是个“杂家”，这话的含义，褒贬兼而有之。我猜想，无非说我乱弹琴，写的东西杂七杂八，百事不成。但至少还承认是个“家”吧，虽然不是名家、大家。这就足够了，知我者，同行人也！

我大约确实算个“杂家”，文学、戏剧、音乐、曲艺，无所不